

QINGNIAN SHICONG

# 醒来了一伏牛

贺金锋 主编 梦 瑶 李 韶 副主编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 醒来了——伏牛

主编 贺金锋 副主编 李 韶

I217.2  
245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 醒来了——伏牛

主编 贺金锋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阳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6.5印张 印数0001—1000册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053—4052—1 / I · 120

---

定价：5.85元

# 序

董玉泉

伏牛山有着华夏民族优秀文化的深层积淀，质朴与刚毅已渗进山民的遗传基因；楚长城在此延伸，又兼溶了楚文化的骚豪灵气。中原伏牛文学协会的这群青年男女，承袭着祖辈先人给他们留下的坚韧与勤奋，不顾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已将文学弃儿抛入谷底；不满足职业性的劳作，以其珍贵的青春活力，在这条已被人冷落的崎岖山道上不懈地攀登，执着地追求。他们为什么？没有哗众取宠的表白；没有急功近利的收获。究竟为什么？他们以自己的微不足道从不作豪言壮语性的回答。我和他们在有着同样爱好的接触中，似乎觉察到他们有着那么一点精神。简言之，就是有着自身不安于现状的向往；有着以自己的感奋去启迪他人的意愿。今天出版的这个文学集子，就是佐证。

即将奋起的伏牛，需要与昨日告别，需要摆脱那沉重的精神负担，更加需要的是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在生生不息的山沟沟里所发生的、而又凝入笔端的，也正是值得发人深思的。中篇小说《珂垃洼》中的虎子、赖孩与王二嫂、王鼓动、王栓紧和秀丽的遭遇，让人在咀嚼中去品尝那生活中的苦涩。一群“叶公式”的山民对外来的新风气、新事物初始新奇，继而惊恐，甚至挞伐。迫使创新者不得不离去时，他们似乎又产生了

怀恋与感悟。人哪！只有认识到自身文化素质的低下，那才是大彻大悟呢。深山里那一阵《钟声》不仅声震大地，也撼动了山民那僵化的心扉。一个兢兢业业几十年不吃“皇粮”的老校长，看到学生的流失、校园的荒芜，用即将终结的生命又拉响了铁钟，不尽的余音成为永久的告诫。

一方山水养大的一代新人，永难忘怀那伟大的身影：“背负烈日/母亲佝偻着/一下一下重覆着亘古的节奏。”“母亲的额头注满咸涩/一直锄到/我颤抖的心田，”还“将赋予我终生的坚韧。”这是震颤伏牛山的高亢之音。一个兴于诗的民族，在“没有诗歌的日子/思绪被漂染成苍白的苦痛。”文化日趋低下，甚之濒于沦丧的民族，那将是人类的最大悲剧。

《圆月亮、圆碾盘》、《红兜》的故事道出贫穷给人们带来的辛酸；《蜕》、《惯性》、《初为人师》等揭示了人物被扭曲的心态；《刘嫂》能适应变革，便在女人堆里独领风骚；王栓紧面对命运的坎坷与艰难，从不屈服于愚昧与丑恶，奋力抗争才实现了自己应有的人生价值；《外婆》终生坎坷，百年挣扎，她那顽强的生存意志力将永远激励的又何止是她的外孙、重外孙！山民也曾一度向往都市的繁华，但又嫌它过于糟杂，回到故乡，山间有路，路边有花。愿文协之友置身于伏牛山这块丰腴之地，继承民族文化的正气，去营造属于自己的天地，以时代的强音，唤醒那沉睡的伏牛。

1994. 1. 23 于知我斋

# 目 录

1. 序言 ..... 董玉泉

## 第一辑 小 说

- |                 |    |                   |     |
|-----------------|----|-------------------|-----|
| 2. 坷垃洼 .....    | 1  | 17. 初为人师 .....    | 76  |
| 3. 竞争 .....     | 56 | 18. 晦气 .....      | 77  |
| 4. 值 .....      | 56 | 19. 刘嫂 .....      | 78  |
| 5. 速成 .....     | 58 | 20. 蛻 .....       | 79  |
| 6. 调离 .....     | 60 | 21. 惯性 .....      | 80  |
| 7. 送行 .....     | 61 | 22. 救火 .....      | 81  |
| 8. 弟弟 .....     | 62 | 23. 烦恼 .....      | 82  |
| 9. 钟声 .....     | 63 | 24. 没有月亮的晚上 ..... | 83  |
| 10. 防卫过当 .....  | 65 | 25. 红兜 .....      | 85  |
| 11. 月儿弯弯 .....  | 66 | 26. 筑堰 .....      | 91  |
| 12. 二歪 .....    | 67 | 27. 妈爸 .....      | 92  |
| 13. 会发与志富 ..... | 68 | 28. 流言蜚语 .....    | 93  |
| 14. 邻居 .....    | 71 | 29. 迎接检查 .....    | 94  |
| 15. 得不偿失 .....  | 73 | 30. 圆月亮·圆碾盘 ..... | 96  |
| 16. 意料之外 .....  | 74 | 31. 一眼扎井 .....    | 103 |

## 第二辑 诗 歌

- |                  |     |                  |     |
|------------------|-----|------------------|-----|
| 3. 忆泽东颂 .....    | 105 | 40. 赠月 .....     | 113 |
| 33. 醒来了 伏牛 ..... | 106 | 41. 唐山怀古 .....   | 113 |
| 34. 孤石 .....     | 108 | 42. 人生咏叹 .....   | 114 |
| 35. 谒拐河晋画石 ..... | 109 | 43. 秋也成熟 .....   | 116 |
| 36. 黄石公印象 .....  | 110 | 44. 白鸽 .....     | 117 |
| 37. 走在山沟 .....   | 110 | 45. 春鸽 .....     | 118 |
| 38. 春天已经来了 ..... | 111 | 46. 山里人的中秋 ..... | 119 |
| 39. 苦楝 .....     | 112 | 47. 母亲 .....     | 119 |

48. 野金菊	120
49. 爱的絮语	121
50. 没有诗歌的日子	122
51. 荒原	123
52. 萍	124
53. 秋日黄昏	125
54. 红柿子	125
55. 问侯(外二首)	126
56. 故事	129
57. 月	129
58. 风铃	130

59. 秋	130
60. 父亲的目光	131
61. 成熟(外一首)	131
62. 年轮	132
63. 山镇	132
64. 根	133
65. 雨	134
66. 乡晨(外一首)	134
67. 舒焚古诗二首	136
68. 娄然古诗二首	136

### 第三辑

69. 忆外婆	138
70. 新诗应该向何处去	141
71. 未来的文学	142
72. 桂花的印象	144
73. 秋野	146
74. 飘洒的不是雨	147
75. 出去走走	149
76. 母亲	150
77. 男子汉	150

### 第四辑

86. 大象下乡	158
87. 太阳公公和月亮奶奶	160
88. 鲁中王	162
89. 狐狸认错	163
90. 老猫咪咪与小鼠卡米	165
91. 聪明的熊大叔	167
92. 金花姑娘的传说	168

### 散文

78. 小草	151
79. 露珠	152
80. 回忆童年	152
81. 桃子	153
82. 爷爷,我好想你	154
83. 仙人掌	155
84. 老师,请听我说	156
85. 独饮晴秋	157

### 其它

93. 红军连长胡九福遇难记	177
94. 王家嬴轶事	180
95. 澧阳中学	185
96. 澧阳史话	187
97. 回忆鲁南县	190
98. 拐河关帝庙	198
99. 后记	202

# 第一辑 小说

## 坷 垃 洼

贺 毅

### 一、虎子

河南三大怪：吃饭端到大门外，老汉们掂个长烟袋，褂子不穿披起来。这话一点也不假，河南人真的总爱挟着个大碗跑到饭场里去吃饭。一边吃，一边谈天说地，道古论今，热热闹闹。一顿饭下来，不但填饱了肚子，增添了力量，连田间劳作带来的困顿和家中生活烦事引起的烦恼都被驱除得一干二净。

坷垃洼是歪头山下一个零零星星散居在一条小河边的小村子，满打满算也不过百人，二十几户。尽管这几年外边都闹哄哄地动起来，也渐渐地富起来了。可这里仍然四平八稳，日子都过得挺苦的，不过，邻里之间却分外的和睦，连计划生育这世上最容易窝里烂的事都没有在这里引起纠纷。难怪村上年龄最大的九十五岁的老五爷经常捋着雪白的胡子向外庄上的人夸口：“从我记事起，庄上就从来没有遇上过磕磕碰碰的



事儿，今年我都九十五了，你们庄儿能吗？”外庄人则总是先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接着便是啧啧称赞。老五爷说的全是实话。坷垃洼庄子虽小，姓杂，居住分散，但一到吃饭时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便一个个都端着饭碗，来到村子中央的一棵大核桃树下，各自找一块石头坐下，或围成一个大圆圈，有菜共尝，有乐同享，一个话题连一个话题，一段笑话接一段笑话，不管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酸楚的还是幽默的，都会引起人们的同情或感叹，或者逗得吃饭的人前仰后合，不断有人从鼻孔里往外喷饭，逼得人们不得不端着饭碗、揉着肚子回家。

可自从虎子高考落榜后，一连几天饭场里再也热闹不起来了，除了噉噉溜溜喝稀糊子汤儿的声音外，便是一声接一声的叹气。那气氛让人觉得憋气、窒息。是啊！前些年，当虎子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一直是第一名时，庄子上哪个人不感到高兴？当虎子以全乡总成绩第一名被乡重点初中录取时，全庄儿人都奔走相告、喜笑颜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上重点初中的学生啊！虎子呢，也争气，在重点初中又是一连三年年级第一，老师让他考中师，他不愿，结果又以全县总成绩第一升入了重点高中！全庄人几乎都喜疯了，听人说，上了重点高中基本上等于上了重点大学，更何况虎子是全县第一呢？为了也能让庄上也能出个大学生，全庄曾你家十个鸡蛋、他家十斤白面、我家两瓶咸菜地不断接济他，全庄人对虎子寄托着多大的希望啊！结果，唉！平时都考年级第一的虎子在高考时仅以半分之差落榜了！怎能不叫人叹气呢？

小虎子回到家里，一连睡了三天，到现在仍滴水不沾！

老五爷喝完了稀汤儿，又抽了一袋烟打打气，终于憋不住了：“光知道叹气有啥用？咋不想想找个门路儿让他学的东西

派上个用场，也不枉他苦筋巴力上恁些年！”

人们停止了叹气，又一齐皱起了眉头。

突然，赖孩儿忽地站起来，用他经常开会时的粗嗓门儿说：“咱庄儿上磨面老是得跑出去五六里，大伙能不能帮助小虎子弄盘磨？”

“哎，这是好主意！”，快嘴王二嫂总是跟赖孩一唱一和。难怪有人私下里猜他俩有路数。

“是啊，”退休组长王二愣到底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说话总是慢条斯里地：“虎子上过高中，也肯定学过开机器，坏了也知道咋摆弄。”

“不光咱们不用往外跑着磨面耽误活，虎子家也能卖麸子赚俩钱，就是这活脏点儿累点儿。”

“那总比下地扒坷垃强吧？”

“买机器可得好些钱吧？”老五爷狠狠抽了一口烟，又慢慢地从鼻孔里送出来，不无担忧地说，“虎子家恐怕买不起吧？”

大伙又不说话了。好久好久，还是赖孩儿站起来说：“咱大伙儿都兑点儿，他再上旁处借点儿，再贷点款……”

“中！”

“中！”

大伙儿异口同声，脸上也都露出了喜色儿。

第二天中午，虎子终于端着饭碗进了饭场儿，望着乡亲们安慰的目光和鼓励的微笑，清了清嗓子仍然泣不成声：

“大伙儿的心、心意我、我领了，可大、大伙儿的钱我、我不能接。我清楚，日子过得都、都不容易。不、不过，大伙的愿、愿望、一、一定能、能实现，我决、决不会让、让学到的知识白、白扔、扔掉！”

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酸溜溜的，谁还有闲心说笑话呢？

十天过去了，虎子真的跟他爹一道从南阳拉回来一台崭新的电滚子磨和一台柴油机。大伙儿全聚在村头象接新媳妇一样，一看见虎子他们拉着架子车远远地出现，便发了疯似的跑上前去，七手八脚地帮着往家里拉。

第二天，通通的磨面机器声便有节奏地不紧不慢地响起来，人们听着象在三月二十八泰山庙会上听戏，心里甭提有多美，似乎连这远山近水都被融化了一般。

饭场里也跟着热闹起来：

“嘿嘿！，虎子这小子还真行，说干就可干成了！”

“这一下儿好了，咱就再也不用跑出去磨面了！”

“这孩子比他老子可强多了，到底是读过高中啊！”

“哎，这一套机器得好几百吧？”

“哼，光个柴油机就千把块了！”赖孩一边吃饭一边瞪了那瘦老汉一眼。

“乖乖呀！”瘦老汉儿惊得吐了吐舌头，“这娃子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都是从银行贷的！”

……

然而，饭场儿上没热闹几天便又凉了下來，慢慢地又有点愤愤不平了：

“邻里邻居的，叫我真挖不进去！”

“可不是嘛，这小子越来越不象话了，麦也没人家外庄儿磨哩好！”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嘛！”快嘴王二嫂总是处处显她，“你们没看人家那碗里，哪顿没有菜呀！”

突然有人轻嘘了一声：“别说了，出来了！”

虎子端着一大碗肉炒豆角来到树下，笑嘻嘻地招呼大伙儿：“来，都过来尝尝，过来呀！”

人们不但没动，反而端起碗走开了。

虎子木头般站在那里，嘴张得象个小碗儿，好久没合上。

不过，说归说，人们仍都到虎子家去磨面拉糝。

八月桂花溢香的时节，坷垃洼突然出现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身上穿那衣裳，鼻梁上架那副眼镜，山里人连见也没见过。那条个儿，那眉眼儿，那颜色谁见了谁眼气。听说是跟虎子同过学，全村人都喜得合不拢嘴儿。虎子他爹他娘也喜欢透了，又是杀鸡子又是过油又是买肉买菜；那姑娘呢，也大方也勤快，又是剥葱又是择菜又是烧火；虎子喜得更是手足无措，见了借故看稀罕的乡亲们只会咧着嘴嗨嗨直乐。

第二天吃过午饭，快嘴王二嫂去河边洗衣裳，远远看见虎子和那姑娘正在河边接着脖子亲嘴儿。

饭场里一下子开了锅了，快嘴王二嫂学得维妙维肖，逗得大伙儿笑得肚子疼。

虎子羞得满脸通红，端起饭碗回家了，以后再也没见他端着饭碗进饭场。

小河里的水不停息地淌着：

小虎子家的磨也不停息地响着。

虎子他爹也望着一天天高起来的麸子堆闷着头抽他的旱烟袋，抽完了便把那长杆的烟袋锅子在石头上磕得叭叭响，是啊，打从虎子开始磨面以来，油是一天比一天贵，而麸子却一天比一天不值钱，虎子定要什么等价交换，可等着等着麸子堆就给等高了，眼看着没地方放麸子了，怎能不叫人犯愁呢？

一天晌午，一家人正围坐在院里那棵大槐树下犯愁。那姑娘一把自行车带来了六只活蹦乱跳的又白又长的猪崽子，喜得虎子跳起来当着爹娘的面儿结结实实地在那姑娘汗涔涔的脸上亲了一口，把老两口子羞得躲也不是不躲也不是。

恰巧王二嫂来背面，又给碰了个正着。

饭场上，快嘴的王二嫂憋不着，又把虎子娘给学得端起饭碗回家再也不进饭场了。

元旦节到了，虎子家突然贴出大红喜字。全庄都沸腾了，家家户户都来送礼贺喜，一进门儿，家里没有一个人。

这一下饭场上又炸了锅：

“奇怪，活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有这儿着办喜事的”，老五爷一边喝着稀子汤儿，一边发着感慨。

“真是哩，咱这儿不带客还勉强能说过去，她娘家总得来两个人，带两桌客吧。”赖孩也有点气不惯了。

快嘴王二嫂尖声尖气地说：“人家是新事儿新办，听说是搁乡里参加什么合伙儿婚礼呢！”

“那叫集体婚礼！”一小伙儿纠正着。

“屁礼！”瘦老汉不满地撇撇嘴，“八成是人家娘家不愿意！”

“最起码儿是看不起咱这穷山沟儿！”

“对！”

“就是这号劲儿！”

……

反正说来说去，谁也不相信。

虎子他爹听着听着觉得没意思，便端起饭碗回家了。

老五爷气得雪白的胡子一颤一颤地：“大伙儿说点儿别的好不好？再这样胡扯，咱这饭场非给砸了不可！”

人们不说话了，可能听得见人们相互挤眉弄眼儿时咕咕的浅笑。

寒来暑往，冬去春回。河边、田埂、山坡上又不知不觉地披上了绿装，日丽风清中有许多不知名的小花吐芳。那姑娘一吃过早饭总赶着一群一走一晃一哼吟的白猪来到河边。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坐在河边的石头上，一边看书一边放猪。那挺挺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更增添了几分浪漫几分妩媚。

饭场上，话题也自然转移到了猪身上。

“他娘的，这猪也看人下菜碟儿，您看看人家虎子家的猪，一天一个样儿，多象是吹着长的！”

“可不是，人家逮回来才三四个月，现在总有二百多斤了！”

“没有也差不多了”

“哎，他那猪都喂哩啥，能长恁快？”

“听说他喂了什么剂儿？”

“对啦，是竹杆牌饲料添加剂！”

“屁剂！还不是有肤子喂？我那猪要是也有麸子喂，保管也会有一百多斤！”

“咱要是都不上他那儿磨，看他还有没有麸子去喂猪！”快嘴王二嫂又出了个馊主意。

“对！”

“中！”

大伙儿竟异口同声。

只有老五爷气得喷儿喷儿一连吐了三口唾沫，用他那长杆的烟袋锅子狠狠地敲敲鞋底子，端起饭碗走了。

小河儿里的水照样淌着。

虎子家的机器却没有响。

十天过去了，虎子家的机器仍没有响；

虎子急了，吃过早饭就走出院子来到村中，看见快嘴王二嫂正在往赖孩的架子车上装麦子。

虎子笑嘻嘻地走过去同赖孩打招呼：“赖孩哥，忙着哩！”

赖孩儿头一扭，拉起车子就向村外走。

王二嫂则朝着虎子一连吐了好几口唾沫才跟着赖孩大屁股一扭一扭地走了。

虎子站在那里，傻了！

太阳落山了，夕阳的余辉尽情挥洒慈祥的爱，远山近水，村落田畴全给披上了一件妙不可言的轻纱。

虎子第一次同那姑娘漫步在河边的晚霞中。脸上却阴云密布。

“你好好想想，”那姑娘终于耐不住了，“是不是咱磨得不好？”

虎子摇摇头：“每次都是乡亲们说差不多了、算了吧我才

停机呀！”

“那是不是你说话得罪了大伙儿？”

虎子又摇摇头，“也不会，我从来都是先过称呼后说话儿。”

“是不是咱拉玉米糝时不该挖玉米？”

“更不会，我专以为这事儿领教过，外庄儿不管哪儿都是磨麦不要加工费，拉玉米按一百斤挖3斤玉米，也不收加工费。可我总是没挖够过……”

“那……”

两人百思不得其解。

月亮升起来了，可他俩都不想回家，那没有了机器轰鸣的院落虽然清静，却突然让人觉得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罐子或地窖，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

白猪搯成了，麸子也喂完了，只好将猪卖掉。还好，卖猪的钱正好还清了买机器和柴油时欠银行的贷款。养猪的计划流产了。

没人来磨，机器闲着也是闲着，虎子他爹就同虎子和那姑娘商量想卖掉。虎子心疼不想卖。最后还是那姑娘说：

“卖掉是怪可惜，既然在家不行，咱还不如到外边儿去闯荡闯荡”！

又是一片沉静，听得微动的树叶互碰的声音都能听到。

好久好久，才听到小虎子他爹狠狠地敲敲他那长杆烟锅子：

“不舍哩卖，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这一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天阴得水碗似的，谁也看



不清谁的脸这时候究竟有多么难看。

夜里，下了一场透雨。

第二天，道路上满是泥泞。

虎子吃力地拉着机器，顺着拉回机器的那条路向村外走。那姑娘仍是一身时新打扮，牵着在前面拉车的大青牛，大青牛呼嗤喘着粗气。

过了小河，走到高岗，虎子把车停下来，回头望望立在河边的已显衰老的一双父母，两行热泪象两条小河一样淌了下来。

那姑娘望着这块自己刚刚喜爱上的父母般的土地，望着这对慈爱善良的双亲，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远处的父母向他们招招手，示意他们快点赶路。

俩人一齐跪下了。

身后是装着机器的车子和那头不紧不慢倒沫儿的老牛。

饭场上，人们再也没有议论虎子一家的兴趣了，不过，渐渐地又有人叹起气来：

“天下乌鸦一般黑，哪儿哩蝎子都蜇人！”

“其实啊，外庄磨哩还不如虎子磨哩好呢！”

“地里活儿恁忙，还得跑出去磨面，真烦死人哪！”

“哎，虎子家机器没卖，虎子他们上哪儿磨去了？”

“听说去了城里他岳父家开了个磨面房儿，人家小两口待人和气，面又磨哩好，生意可红火了。”